

明代阁臣数考实

田 澍

内阁是明代政治制度史研究中的热点问题之一。从明成祖简用解缙、黄淮等翰林官员入值文渊阁参预机务时起,直至崇祯皇帝亡国,明代阁臣几何,学界说法不一,故有必要予以考述,作出准确统计。

王天有在《明代国家机构研究》中说:“历朝在阁任职人数二〇一人次,翰林出身一六四人次。如果把连任两朝、三朝者以一人统计,总共一六二人。”^①关文发则认为明代阁臣有163人,他在《明代政治制度研究》一书中说:“据《明史·宰辅年表》统计,自成祖肇建内阁至明亡止,阁臣凡163人。”^②怀效锋在《中国官制通史》一书中互用“内阁大学士”和“阁臣”两词,但没有明确两者之间的关系。在谈及明代阁臣数时说:“明代一百七十位大学士中,尚书入阁者共有一百一十人,侍郎入阁者二十四人,翰林院官二十七人,其他出身的仅九人。”170人的数据从何而来,不得而知。因为作者忽而说洪武时期是“内阁制度开始形成的时期”,忽而又说“明代内阁萌芽于洪武、永乐”时期^③。

不仅不同著作的统计数目各异,即就是同一著作,在前后文中所采用的数目也不一致。王其渠在《明代内阁制度史》一书中说:在“一百六十四个阁臣中,曾经担任过地方官只有二十九人”。同时,作者又为这164人编写了“简传”。在权谨简传中说:“权谨虽被任命为文华殿大学士,并未入直过文渊阁。《明史·宰辅年表》列入,是不合适的。本书保留其名与事迹,仅仅是为便于查考。”在席书简传中又说:“席书实际并未到阁理事,因此,在《明史·宰辅年表二》中未列其名。”^④作者之意可能在于说明殿阁大学士并不等同于阁臣。诚如是,明代阁臣就不是164人了。谭天星在《明代内阁政治》中说:“从明代的一百六十四位阁臣来看,权相不是太多,而是太少”;又说:“明代受命参预机务的阁臣共有一百六十三人”,并注云:“实际在阁阁臣只有162”;而在它处又

①王天有:《明代国家机构研究》,北京大学出版社,1992年,第45页。

②关文发、颜广文:《明代政治制度研究》,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1996年,第42页。

③张晋藩主编:《中国官制通史》,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,1992年,第516、501、503页。

④王其渠:《明代内阁制度史》,中华书局,1989年,第378、383、406页。

言：“以在阁任职的一百六十一名阁臣计，平均任期为五年。”^①这样，作者在同一书中使用了4种数据。为了说明这4种数据的不同，作者采用了不同的表述，如“阁臣”、“受命参预机务的阁臣”、“实际在阁阁臣”、“在阁任职”阁臣等。但这些表述仍然是含混的。凡是阁臣都是受命参预机务的，而“实际在阁”与“在阁任职”其实是一回事。

综上所述，学术界对于明代阁臣数至少有5种不同说法，即：170人说，164人说，163人说，162人说和161人说。造成以上歧异的原因是什么呢？笔者认为，一是没有弄清殿阁大学士与阁臣之间的关系，故无一贯之标准，使用时常常将两者混为一谈；二是把皇帝简用阁臣的诏令等同于已入阁参预机务的行为。

在如何看待殿阁大学士与阁臣关系问题上，方志远在《论明代内阁制度的形成》一文中写道：“仁宗即位后，授杨士奇等殿阁大学士衔。但这时的殿阁大学士尚非阁臣的专称。洪熙时，权谨曾为文华殿大学士；宣德时，也曾命张瑄、陈山为华盖、谨身殿大学士，《明史》均列入宰辅年表。实则三人并未预内阁事。仁宗曾明谕权谨：‘朕之除卿，嘉其孝，以风天下之为人子者。他非卿责。’可见，当时的殿阁大学士有两种情况：一是褒节义、待故旧，无关政本；一是冠阁臣，以崇其地位。二者名称虽同，实质则异。正统以后，入内阁者虽不一定兼大学士，但大学士则非入内阁者不授。这样，内阁机构和大学士殿号方合二而一，殿阁大学士成为阁臣的专称。”^②此论虽非确当，但作者将殿阁大学士与阁臣的关系予以专门论述，却是十分必要的。

笔者认为，要对殿阁大学士和阁臣作出严格的区分，关键的问题在于具有殿阁大学士头衔者是否入值文渊阁参预机务。从弘治时起，全部阁臣都有殿阁大学士的头衔，但具有殿阁大学士头衔者并不一定入值文渊阁参预机务。有明一代，殿阁大学士与阁臣之间并非等同之关系。殿阁大学士既可用于入阁者的头衔，也可用来褒奖忠孝或追赠有功之臣，具有多种政治用途。而阁臣只能是指具有入值文渊阁参预机务的经历者。杜婉言在《中国政治制度通史》第九卷中说：正统初年，“新入阁的虽然仍是讲读官，阁臣也并不都是大学士，但殿阁大学士开始成了阁臣的专称。”^③说阁臣并不都是大学士是正确的，但谓殿阁大学士从正统初年开始成为阁臣之专称则于史实不符。谭天星认为“把内阁预机务的大学士称为内阁大学士也并非不可”^④。但问题是，入阁参预机务者并非全有殿阁大学士头衔，故确定阁臣身份的标准只有一条，那就是入值文渊阁参预机务的经历，即在文渊阁任职，而非殿阁大学士的头衔^⑤。

①谭天星：《明代内阁政治》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1996年，第176、187、197页。

②方志远：《论明代内阁制度的形成》，《文史》第33辑，中华书局，1990年，第233页。

③白钢主编，杜婉言、方志远著：《中国政治制度通史》第9卷，人民出版社，1996年，第80页。

④《明代内阁政治》，第38页。

⑤田澍：《明代殿阁大学士非阁臣代名词》，《中国史研究》2005年第1期。

为了确保统计结果的准确性,本文先按朝代分别考述,然后在此基础上予以总汇。

永乐朝简用阁臣共计7人,即解缙、黄淮、胡广、杨荣、胡俨、杨士奇和金幼孜。其中解缙与胡俨2人无殿阁大学士头衔。

仁宗即位时,前朝遗留阁臣有杨士奇、杨荣、金幼孜和黄淮等4人。洪熙元年(1425)三月,仁宗任命权谨为文华殿大学士,权谨上疏辞谢,仁宗说:“朕擢卿以风天下为子者,他非卿责也。”^①《明史稿·宰辅年表》亦载权谨“以孝行由光禄丞授文华殿大学士,不治事”。由于权谨没有入值文渊阁参预机务,故不能将他列入明代阁臣之中。这样,仁宗在位期间没有新入阁臣。谭天星所谓“除永乐朝外,每朝都有新任阁臣”^②是不妥的。

宣宗即位时的阁臣仍为杨士奇、杨荣、金幼孜和黄淮4人。即位之后,先后令杨溥、张瑛、陈山3人入值文渊阁。3人都有殿阁大学士头衔。宣德四年(1429)十月,宣宗将张瑛和陈山2人调出内阁,解除其阁职。据《三朝圣谕录》载:“宣德四年十月,一日朝罢,(杨士奇)侍上于左顺门,遥望见大学士陈山。上曰:‘汝试言山为人。’对曰:‘君父有问,不敢不尽诚以对。山虽侍从陛下久,然其人寡学多欲而昧于大体,非君子也。’上曰:‘然,赵王事几为所误,朕已甚薄之。近闻渠于诸司日有干求不厌,当不令溷内阁也。’盖上初临御,以山及张瑛东宫旧臣,俱升内阁视事。二人行相类,至是浸闻于上。数日后,有旨调瑛南京礼部,山专教内竖,俱罢内阁之任,朝士皆颂上明决。”^③《明史·杨士奇传》亦言:“帝之初即位也,内阁臣七人。陈山、张瑛以东宫旧恩入,不称,出为他官。”由此可见,张瑛、陈山二人曾入值文渊阁参预机务,后因故调出,是名副其实的阁臣。方志远将张、陈二人与权谨相提并论,认为他们“未预内阁事”的说法是不符合史实的。

英宗即位时的阁臣是杨士奇、杨荣和杨溥3人。新任阁臣先后有马愉、曹鼐、陈循、苗衷、高穀和张益等6人,其中只有陈循和高穀2人有殿阁大学士头衔。死于土木堡之变的曹鼐被景帝追赠文渊阁大学士。

景帝监国时的阁臣为陈循、苗衷和高穀3人。即位后新任阁臣有商辂、彭时、俞纲、江渊、王一新、萧镃和王文等7人。其中彭时、商辂和王文3人有殿阁大学士衔。按:彭时是在正统十四年(1449)八月景帝监国时首次入阁的。《明史·彭时传》载:彭时于“正统十三年进士第一,授修撰。明年,成王监国,令同商辂入阁预机务。”两人“从学士陈循、高穀举也。时辞,王不从”^④。谭天星认

①《明史》卷二九六《权谨传》,中华书局,1974年,第7595页。

②《明代内阁政治》,第205页。

③杨士奇:《三朝圣谕录》下,邓士龙辑,许大龄、王天有点校:《国朝典故》,北京大学出版社,1993年,第1100页。

④《明英宗实录》卷一八一,正统十四年八月丙子,台湾“中央研究院”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,第320页。

为彭时是正统十四年五月入阁的^①,这与史实不符。

英宗在复辟后的数日内,对前朝阁臣予以全面清洗。对王文、陈循、萧镃和商辂4人予以斩杀、谪戍、削职为民等处分。二十天后,高穀以“老疾”之故请求致仕,英宗许之^②,故高穀应列入英宗复位时的旧阁臣中。此外,英宗又召彭时再次入阁,这样天顺时的旧阁臣应为2人。英宗新任阁臣有徐有贞、许彬、薛瑄、李贤、吕原、岳正和陈文,其中徐有贞、李贤、陈文3人有殿阁大学士衔。

宪宗即位时的阁臣有李贤、陈文和彭时3人。成化三年(1467)三月又召商辂入阁,总计旧阁臣4人。新任阁臣为刘定之、万安、刘珏、刘吉、彭华、尹直等6人。其中刘定之、彭华、尹直3人无殿阁大学士衔。

孝宗即位时的阁臣为万安、刘吉和尹直3人。尽管万安和尹直两人在孝宗即位后不久被解除阁职,但在解除之前仍旧入值文渊阁参预机务。《明孝宗实录》载:“会孝庙即位,有诏不许言官风闻纠劾,众遂哗然,谓诏草乃安所为,以自为己地者。适御史汤鼐诣内阁,安语以故曰:‘此里面意也。’鼐因奏:‘古之大臣,善则归君,过则归己。今安过则归君,无大臣体,奸邪不可用。’不报。而庶吉士邹智又劾之。智亦蜀人,安雅所爱者。由是御史文贵、姜洪等列安十罪极论之,至有‘面似千层铁甲,心如九曲黄河’之语,‘老瓢老象’之谣。即日中官至内阁摘去牙牌,勒令致仕,中外称快。”^③尹直也是在进士李文祥,御史汤鼐、姜洪,庶吉士邹智等人连章弹劾下而致仕的^④。谭天星将孝宗时旧选阁臣计为1人是不妥的^⑤。孝宗新任阁臣为徐溥、刘健、丘濬、李东阳和谢迁5人,他们皆有殿阁大学士衔。从此以后,阁臣均冠以殿阁大学士衔。

武宗即位时的阁臣有刘健、李东阳和谢迁3人。新任阁臣为焦芳、王鏊、杨廷和、刘宇、曹元、刘忠、梁储、费宏、靳贵、杨一清、蒋冕和毛纪等12人。谭天星一面在列表中将至正德时新选阁臣标为12人,一面又说“正德(1506-1521)的十六年中,新任阁臣十三人”,显然后者是错误的。

世宗即位时的阁臣有杨廷和、梁储、蒋冕和毛纪4人,即位后起用先朝阁臣杨一清、费宏、谢迁3人,总计旧阁臣7人。谭天星认为嘉靖时旧阁臣为6人,不知根据为何。笔者推测作者可能未将梁储计入其内。梁储是在世宗即位后的第十五天致仕的,将其排除旧阁臣之外是不妥的。世宗新任阁臣有袁宗皋、石瑄、贾泳、翟奎、张璁(后因避世宗名讳,改为孚敬)、桂萼、李时、方献夫、夏言、顾鼎臣、严嵩、许赞、张璧、张治、李本、徐阶、袁炜、严讷、李春芳、郭朴和高拱等21人。此外,还有两个特例,一是世宗于正德十六年(1521)九月追赠

①《明代内阁政治》,第254页。

②《明英宗实录》卷二七五,天顺元年二月庚子,第5页。

③《明孝宗实录》卷二四,弘治二年三月己巳,第4-5页。

④《明史》卷一六八《尹直传》,第4531页。

⑤《明代内阁政治》,第206页。以下所引数据同此处者,不再注明。

兴府已故左长史张景明为文渊阁大学士^①；二是嘉靖六年（1527）礼部尚书席书以“目眚”之故乞休，世宗“怜其恳切，诏加武英殿大学士致仕，赐第宅京师調理”^②。很明显，两人都不能计入阁臣之内，尤其是席书，仅仅是加以武英殿大学士衔致仕，而不是入值文渊参预机务。

穆宗即位时的阁臣为徐阶、李春芳、郭朴、高拱4人，新任阁臣为陈以勤、张居正、赵贞吉、殷仕儉和高仪等5人。

神宗即位时的阁臣是高拱、高仪和张居正3人。谭天星将神宗时的旧阁臣计为1人，与史实不符。作者可能把高拱与高仪两人排除在外。按：神宗于隆庆六年（1572）六月初十日即位，高拱、高仪与张居正3人均为顾命大臣，其中高拱为首辅，主政内阁，曾“特请工部尚书朱衡督理河工、总理山陵事务”，神宗允准^③。为了限制司礼太监冯保的权力，高拱“条奏请诎司礼权，还之内阁。又命给事中雒遵、程文合疏攻保，而已从中拟旨逐之。拱使人报居正，居正阳诺之，而私以语保。保诉于太后，谓拱擅权不可容，太后颌之。”^④在神宗即位后的第七天，高拱被解除了阁职。时高仪已病，对高拱被逐一事只有“太息而已”^⑤。七天之后，高仪病故。谭天星也认为高仪于“六月卒任”^⑥，故高拱、高仪两人不应被排除在神宗时旧阁臣之外。神宗新任阁臣有吕调阳、张四维、马自强、申时行、余有丁、许国、王锡爵、王家屏、赵志皋、张位、陈于壁、沈一贯、沈鲤、朱赓、于慎行、李廷机、叶向高、方从哲、吴道南等19人。此外，神宗时还有潘晟1人未入阁，故不应计入阁臣之中。按：潘晟为张居正临终前所密荐，神宗同意后，便令其以武英殿大学士衔入值文渊阁。但此令甫下，即刻遭到科道官的群体反对，指责其“廉耻尽捐”、“秽迹昭彰”、“輿情共恶”，潘晟被迫上疏辞职。十天后，神宗“遂令新衔致仕”^⑦。

光宗在位仅有一月时间，即位时的阁臣为方从哲1人。新任阁臣是刘一燝和韩爌2人。光宗任命而未入阁者有史继偕、沈灌、何宗彦、朱国祚4人，故不计入光宗新入阁臣数中。

熹宗即位时的阁臣是方从哲、刘一燝和韩爌3人，即位后催召叶向高入阁，直至天启元年（1621）十月，叶向高才入阁。由于史继偕、沈灌、何宗彦和朱国祚4人是在熹宗时首次入阁的，故应将其计入熹宗新任阁臣数中。此外，熹宗新任阁臣还有孙如游、孙承宗、顾秉谦、朱国祯、朱延禧、魏广微、周如磐、黄立极、丁绍轼、冯铨、施凤来、张瑞图、李国楷等13人。总计新任阁臣17人。

①《明世宗实录》卷六，正德十六年九月丙子，第110页。

②《明世宗实录》卷七三，嘉靖六年二月壬子，第1页。

③《明神宗实录》卷三，隆庆六年六月戊辰，第12页。

④《明史》卷二一三《高拱传》，第5642页。

⑤《明史》卷一九三《高仪传》，第5128页。

⑥《明代内阁政治》，第262页。

⑦《明神宗实录》卷一二五，万历十年六月庚戌，第7页。

崇祯皇帝即位时的阁臣有黄立极、施凤来、张瑞图和李国楷4人。即位后,又先后召韩爌、孙承宗2人入阁,共计旧阁臣6人。新任阁臣有来宗道、杨景辰、周道登、钱龙锡、李标、刘鸿训、成基命、周延儒、何如宠、钱象坤、温体仁、吴宗达、郑以伟、徐光启、钱士升、王应熊、何吾驺、文震孟、张至发、林钐、黄士俊、孔贞运、贺逢圣、刘宇亮、傅冠、薛国观、程国祥、杨嗣昌、方逢年、蔡国用、范复粹、姚明恭、张四知、魏照乘、谢陞、陈演、蒋德璟、黄景昉、吴牲、魏藻德、李建泰、方岳贡、范景文和丘瑜等44人。谭天星说:“崇祯朝新任阁臣四十六人”,但在表格中所列崇祯朝“新任”阁臣数又为44人^①。显然前者是错误的。

以上考述结果,可用列表方式予以汇总。为了便于比较,将谭天星《明代内阁政治》(简称“谭著”)中的有关数据^②一并列入下表:

年号	谭著中的数据			本文考证数据					
	总数	旧选	新选	在阁数	原有	召复	新入阁	追赠	大学士
永乐	7	/	7	7	/	/	7	/	5
洪熙	4	4	/	4	4	/	/	/	/
宣德	7	4	3	7	4	/	3	/	3
正统	9	3	6	9	3	/	6	/	2
景泰	10	3	7	10	3	/	7	1	3
天顺	8	1	7	9	1	1	7	/	3
成化	10	4	6	10	3	1	6	/	3
弘治	6	1	5	8	3	/	5	/	5
正德	15	3	12	15	3	/	12	/	12
嘉靖	28	6	22	28	4	3	21	1	21
隆庆	9	4	5	9	4	/	5	/	5
万历	21	1	20	22	3	/	19	/	19
泰昌	8	2	6	3	1	/	2	/	2
天启	21	8	13	21	3	1	17	/	17
崇祯	50	6	44	50	4	2	44	/	44
总计	213	50	163	212	43	8	161	2	144

说明:(1)“年号”是指该皇帝在位时间。“景泰”从景帝监国时算起。

(2)“在阁数”是指新、旧阁臣的总和。

(3)“原有”是指该皇帝即位时先朝遗留在阁者。

(4)“召复”是指该皇帝即位后,对先朝离职阁臣的起用。

(5)“新入阁”是指首次入阁者。

(6)“大学士”是指在阁者中第一次所获得的殿阁大学士衔数。

至此,就可以得出如下结论:

1.明代阁臣总数为161人,其中有殿阁大学士衔者144人。

2.按一人仕一帝为1人次计,明代阁臣共212人次。

3.明代仕两朝及两朝以上阁臣共计51人次,其中仕两朝者29人,仕三朝者8人,仕四朝者2人。

作者工作单位:西北师范大学文史学院

①《明代内阁政治》,第198、206页。

②《明代内阁政治》,第206页。